

楊隸亞表示，「記得有一陣子常出現外籍移工相關的書寫，我在這組作品中，讀到一篇和以往印象很不一樣的。我滿喜歡這篇，作者以幽默的方式，並不站在支持或批評的角度，突顯出這位移工在家庭和台灣社會中的生活形態。」對此，吳鈞堯說道，「我也很喜歡這篇，剛開始有點猶豫是否該選入，後來認為，它會碰上什麼評審是它的命運，我還是本著初衷，把喜歡的作品選出來。」另外，他讀到許多來自監獄的手寫稿，「他們的人生跟黑暗很靠近，經歷不凡，有好的話題和故事，可是寫出來的作品卻很平凡，非常可惜。我們選入的多數文章中，作者經歷未必那麼不平凡，但以不凡的方式表達，所以我們會被打動，可見文學還是要透過文學的方式表現。」他提及從前擔任主編時，也收過許多獄中來稿，「他們的文章見報，可以獲得記功、嘉獎，可能會影響刑期。我不會因此就刊登這些作品，但這給我很大的觸動：在不自由的境遇中，很多人做著讓心靈自由的創作。」

李欣倫感受到閱讀初審稿件的愉悅，因為「可以看見很多素樸的稿子，故事真的很精采。」她也認同吳鈞堯的看法，指出審稿標準：「文學性的表達，仍是最後考慮斟酌的關鍵。」題材方面，「滿多元的，以親情為大宗，有篇作者寫自己是新手爸爸，讓我印象深刻。一些悲慘的家庭故事則讀來動人。就這組稿件的比例來說，寫抽菸的文章不少，無論自己或父親抽菸，好幾篇都寫到這樣的題材。」與去年相較，職場、勞工的主題減少，「我們挑選的文章中，大部分還是以親情為主軸，可能

親情畢竟是寫作者最熟悉、最想整理的生命故事，所以書寫的深度足夠。這樣的文字彼此競爭，難度就高，因此我和富閔特別挑出一些作品，比較不是傳統散文的抒情形式，有些較為幽默，有些連格式都不太符合傳統對散文的想像。」她表示，閱讀這屆稿件，「雖然在斟酌後，因為文學性不足或表現技巧的破綻而做出取捨，可是，很謝謝寫作者把這麼透明的生命經驗分享給我們。」同組的楊富閔思考「好看」的定義，「是故事本身好看嗎？還是作品本身的形式吸引了我？也就是說，不只是作者身世很離奇或經驗很特別才顯得好看。我在看稿時，較傾向著重作者對語言的自覺，比如，他對語言是有想法的，有攻擊性或企圖心，形式章法經過用心安排，這類文章都增加了審美的角度。」但是，「有一種文章，形式沒有得獎相，文字卻特別好，這也鬆動我對『好看』的定義。」他補充，「一篇文章包括命題和收尾，題目如何命名等，其實都已決定了作品的層次。看稿時，若能讀到內容與形式搭配妥當的『好看』作品，就會特別開心。」

房慧真表示，「我看到非常多精采的田野，包括大學畢業生包檳榔、科學園區獵人頭，有篇把餐廳打工寫得活靈活現。我自己當記者，也對編劇有興趣，會想嘗試寫電視或電影劇本，看到這麼豐富的田野，感到好幸運，同時也非常扼腕，因為這畢竟是一個文學獎，如果作品技巧不足，就會被淘汰。」另外，她觀察到，「現在爸媽看新聞、年輕人滑手機，因為資訊選取不同，造成觀念徹底裂解。在這次的作品中，我看到兩個不同世代互相伸出橄欖枝，都想善意地理解另一世代的世界。」李時雍發現，「非常多作品更接近日常，或是不同的生活經驗，往往非常觸動閱讀當下的我。慧真的說

法讓我釐清了這些觸動，包括田野，以及很多作品處理了世代問題——並不像過去在散文中較常讀到的『回家』，而是一種經驗的復返或銜接。我認為這和目前某種台灣的生活狀態很貼近，無論是新的世代也許因城市生活受到失敗頓挫，離開都會，回到鄉間；抑或比較先前的世代，試著進入網路空間、不同媒介的世界。因此，既是田野，也是時間、經驗、不同媒材的間隔，在復返與書寫的過程中，被銜接起來，這是我閱讀這批作品時最深刻的感受。」



散文獎

複審會議側記

記錄◎謝麗笙

周昭翊表示，「林榮三文學獎是現在備受重視的文學獎，因此我非常期待能夠在看稿時看到很多發想。」她觀察到這批作品風格多元，「往內在挖掘情感的掙扎、痛苦、矛盾，能與外在呼應。讀到很多精采且具創意的作品。只是，有些作品內在邏輯不太連貫，不曉得是否因為過於隨意，或者沒有考慮讀者的認知。」此外，「有些作品題材很好，但不曉得是文字運用能力的問題，還是刻意想突顯自己的不同，為賦新辭強說愁那般，造出一些沒看過的新詞，反而辜負了原本的好題材。我這次圈選

的多為流暢之作，四平八穩，讀過去覺得不錯，但或許較不具驚喜。整體而言，這次參賽作品多面多樣，都有一定水準。」

王盛弘認為，「這是奧運等級的比賽，所有瑕疵都可能失分。」他提出對這屆作品的觀察，「單獨看每一篇都滿好，可是整體印象較為模糊，因為面貌太相像，一個是主題、題材的相像，另一個是寫法的相像，情懷很類似。比如，有非常多社會新鮮人面對挫折、很多人生試煉，比較少生的喜悅，不曉得和去年首獎〈洗事〉或謝子凡〈我和我追逐的垃圾車〉受到注意，有沒有關係？這次有好多類似這樣的作品，瀰漫一種強烈的無力感。不只這批社會新鮮人，學生，新手爸爸，躁鬱症患者，果農……各種關係中，每個人都使不上力，尤其親子關係，甚至寵物主人和寵物也充滿焦慮和無力感，整體呈現負面，是這一代人共同的情懷和困境嗎？且又和過去幾年的厭世書寫不太一樣，厭世書寫有點故作姿態，可是我這次讀到的，是發自內心的無望感，那種苦悶和沮喪，非常非常強烈。」此外，「同志主題已經沒有在出櫃的問題上打轉，現在進展到同居、怎麼過日子。我認為同志書寫最能夠反映整個時代的改變，從解嚴前來到現在，漸漸變為一種日常生活。」

劉梓潔略有歎息地說，「這批作品大都平穩流暢，但也因此看得出練筆痕跡，沒有那種渾然天成、天才型、具有獨特個性的作品。彷彿一個寫作營或寫作班，大家千錘百鍊，由同一個老師教出來的。」她認為，「隨筆跟小品文和所謂的散文，應該有標準上的拿捏。我很喜歡盛弘說這是個『奧運級的比賽』，全民寫作是好事，但既然這是奧運級的比賽，仍應有個審美的高標存在。」

胡攪蠻纏才是人生實境

時間：二〇一九年十月七日下午二時

地點：《自由時報》一樓會議室

決審：石曉楓、阿盛、陳淑瑤、郭強生、廖玉蕙（依姓氏筆畫排列）

會議開始，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報告收件情形，本屆共收到三九七件來稿，由吳鈞堯、楊隸亞；李時雍、房慧真；李欣倫、楊富閔等六位委員分三組進行初審，選出三十九篇作品進入複審。初審委員得以不限篇數，推薦心中值得進入決審的篇目，於複審時參與計票。再由王盛弘、周昭蓊、劉梓潔等三位複審委員，選出十四篇作品進入決審。決審委員推舉廖玉蕙擔任會議主席，並針對本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審重點。

阿盛：這十幾篇，跟我評審經驗很大的不同是，幾乎沒有雷同的題材。就文字和內容揣測，多數作者應為年輕世代，親情作品較以往多，大部分都寫現實生活中的事物，文字多半沒有過度錘打。大

體而言，內涵充實，頗能見出作者的思考深度。五篇不難選，難以比較倒是真的，因為題材不同，個人心目中至少六、七篇可以入選。

郭強生：確實此次作品題材很多元，但皆為得過此獎的題材，無論楊隸亞、謝凱特的同志與家庭，照護，或者求職、工人，都是熟悉的套數。由於看似較年輕的作者所寫，有些題材設定很大，但作者似乎沒有能力將所挑選的人生風景寫得很深刻，所能做到的，都是站在旁邊自拍一下的感覺，沒有帶我們真正進入他設定的生老病死、愛與背叛。這批作品很懂得在結構上做技巧性的設計，但散文就要看一股不能散掉的「氣」，只靠設計硬是結構在一起，因此讀來稍嫌生澀。反而此屆小品文表現讓人驚訝，或許因為字數少，不易露出馬腳，很快地揮一下，快閃就跑。

石曉楓：第一次評審林榮三文學獎，滿享受的，因為題材很多樣，雖然大部分素材集中於家族書寫，另一大部分則談職場，但這批作者對情感的表達都滿合宜的，很懂得哀而不傷。寫散文要置身其中，又抽離其外，才能有較冷靜的關照。這十四篇大都做到了。文字聲腔的特殊性應是作者個人獨特的標記，此次也讀到各種散文語調，仍有一些較不具辨識度，但其中一、兩篇非常驚豔。至於「氣」是否散掉的問題，有幾篇乍看不明白要表達什麼，也許需要細部討論，內涵的豐厚度才會出來。

陳淑瑤：閱讀散文的當下，心裡就知道哪些作品會浮出檯面。初看一輪，有驚喜的作品，但我不太青睞，讀第二次，才漸漸喜歡。其實，閱讀參賽作品，我希望自己是個讀者，因為若以評審的角度，這就是一場廝殺——如同〈童仔仙〉所寫：「胡攪蠻纏才是人生實境」。這些作品雖有一些不成

熟的地方，但也是素人寫作者可愛的地方，基本上，他們的寫作的初衷還是滿動人的。

廖玉蕙：這屆文學獎作品，相較此前我看的好幾個文學獎，水平算是最好的，所謂的最好，很特別的，選出來的文章同質性都不高，並不是全部寫親情，非常均衡地分配在職場、飲食、宗教……較疑惑的是，比如〈拉鐵門〉，寫得滿不錯，可是算不算散文？我們是否要考慮小說和散文區隔的問題？寫作手法上，容或有些生澀的地方，但也有寫得很棒，讓我驚豔的。如淑瑤所說，讀第二次的想法又有點不一樣。總而言之，我還算滿意，也可以挑出心目中不錯的篇章。

經評審協商，決議首輪每人不分名次，圈選四篇，結果如下：

三票作品

〈童仔仙〉（阿盛、陳淑瑤、廖玉蕙）

〈水火戰場〉（阿盛、陳淑瑤、廖玉蕙）

一票作品

〈玫瑰與獸〉（阿盛、廖玉蕙）

〈驅邪〉（陳淑瑤、郭強生）

〈花人〉（石曉楓、陳淑瑤）

〈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郭強生、廖玉蕙）

〈吃麵的兆頭〉（石曉楓、阿盛）

一票作品

〈家裡的那個賊〉（石曉楓）

〈拉鐵門〉（郭強生）

〈半輩子〉（郭強生）

〈台北求生詩〉（石曉楓）

○票作品

〈大鱼游過〉、〈那個沒說出口的東西〉、〈他的哀居〉

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評審針對一票以上作品進行討論。

一票作品

〈拉鐵門〉

郭強生：大家是否因為質疑這篇是小說還是散文，所以沒有投？我覺得還好，雖然描寫角度不由「我」出發，但它也沒出現小說中的人物對話，一開始就是一件已經結束的事情，站在一個鄉里間傳說的角度的角度，這也是童年成長的另一種寫法。雖有點像小說，但還算符合散文氣味，如果怕不夠純粹地道而沒有投它，有點太不給創作者機會了。就像《城南舊事》，亦介於小說和散文之間。此篇有很標

準的散文氣息，只是沒有「我」這個人稱。其實現在這個年頭，就算第一人稱，也可能是虛構的。

石曉楓：倒不是因為像小說，而是素材太多，只能點到為止，家族紛爭在四、五千字散文裡很難發揮。

（郭強生放棄此篇，轉投〈家裡的那個賊〉）

〈半輩子〉

陳淑瑤：這篇企圖心不高，寫出自己跟寵物之間的相處。

郭強生：讀起來讓人莞爾。

〈台北求生詩〉

石曉楓：有廣告語般非常明快的節奏，表達出年輕一代的理想、矛盾與困境。比較特別的是，他的身分是人體模特兒，畫室描繪那段，身體感寫得很好。我嘉許文字的新鮮感，語言的創發力，具有個人聲腔。題目訂得很棒，「求生」非常殘酷，「詩」又有詩意，因此會發現他雖然人生過得很衰，可並沒有怨憤、怨毒的語氣，笑中帶淚。

廖玉蕙：他做的工作很多，獨獨在裸模放了太重的比例，雖然很精采，可題目是「台北求生詩」，就顯得比重失衡。剛好最好的地方是最重的，大可以從這樣的主題發揮，不必龐雜到其他部分，也許會更精美。

〈家裡的那個賊〉

石曉楓：這篇看似簡單，細讀的話，呈現的家族問題非常紛繁，阿公必須照護，爸爸因此賣掉房子，叔叔、姑姑、自己、媽媽所做的犧牲，不是輕鬆課題，但作者用很輕巧的方式渡送，且點出人物性情。細想的話，「賊」有非常豐厚的象徵性，「家裡的那個賊」到底指誰？還有他說屋子好像被上鎖的抽屜，所有人在方舟裡迷航——作者有同情的共感，看出阿公的病造成全家困在一個方舟，仲介的剝削造成蒂娜和她女兒再怎樣都賺不到錢。「賊」表面上指蒂娜偷東西，其實也偷走了一家人的青春、物質，「賊」最後成為歲月的概念，以輕喻重。

郭強生：我立刻轉支持這篇，因為其實他寫得很好，只是，這五年唯一出現的散文全民題材，就是長照，每一個文學獎都有一篇。這篇四平八穩，有些地方寫得很到位。

阿盛：我部分同意「賊」的多重定義，但如果「阿公的生病」是一個賊，顯然這篇表達不夠充分。一篇散文，至少要讓普通讀者一讀，或二讀，就知道它要講什麼。我也嘗試過這樣解讀「賊」，因為一定不只是蒂娜，蒂娜只偷東西，賊的定義可以很多，偷歲月，偷情感，或拖累了其他人，我一直尋找，但線索不足。

廖玉蕙：聚焦不足，比如阿公過生日那段，完全是不需要的贅述，主要目的只是突顯阿公很瘦，和「家裡的那個賊」無關，拿掉這段反而聚焦。所有抽屜上鎖，最後又說老早沒在鎖了，意義在哪裡？上大學以後，看阿公「似眠未眠，老而未死」，讀來很不舒服。「她笑笑地說，就回去原本的地方」，以為要寫是哪裡，也沒有敘述。還有時間點，感覺和仲介的調度不大符合。

石曉楓：因為不只寫長照，他在寫家裡每個人的性情。他在行文之中，放進家族問題和每個人的無奈，包括「回去原本的地方」到底是哪裡？其實每個人都有難言之隱。

郭強生：回應玉蕙老師提出的「老早就沒有在鎖了」，反而，結局就漂亮在這邊。相較損失金錢、帽子，這家人損失的太多了，鎖也鎖不住。每個人的斤斤計較，經過這番，都有一些教訓體會，就用這句「早就沒有在鎖了」作收：以前重要的事情，根本不重要了。因有前面的鋪陳，才能聚焦這句話。而這個反諷就是：那個賊幫了所有人，讓大家都學會一些事情。

陳淑瑤：正因那個賊，家人都打開心房，想法不錯，但如果和〈驅邪〉爭名次，我較支持〈驅邪〉。

一票作品

〈玫瑰與獸〉

阿盛：描寫一個狂熱文青的精神劇變，其個性、性情轉變、治療過程，描述滿到位的。躁鬱症這題材坦白說不好寫，需要相當的理解，按照裡邊描述的細節，作者應為親身經驗，觀察仔細。文字的掌控沒有過度，也不去鋪陳故事——這篇如果講很多故事，可能會壞掉，將經驗如實紀錄，也是不錯的寫法。

廖玉蕙：寫非常深沉的悲傷。最好之處在於人格特質的描寫，談到眼神和過往不同，真的很動

人，會讓人哽咽，非常寫實地寫到躁鬱症人格、她的partner和家人的心情，與自己後來的變化，很瑣碎，可是每個地方都有亮點，比如「與之對話如拆包裹，不知拆出來的是平和或是暴怒」。最後敘述者自己也得了憂鬱症，開始閱讀前男友的畫，似乎有一種新的意義，實際上卻是無解。寫得很好。

郭強生：作者花很大篇幅寫病狀，雖然非常生動，好像與他獨處一室那樣逼真，但不能僅是如此。開宗明義是三個人物之間的關係，到中間事情爆發後，作者對於當時愛上他，或許正因他的瘋狂，是否自照自省？同為女人，看待一開始非常憎恨的那個母親，有什麼改變？那母親來求助她，純粹是自私嗎？要寫到這個層次，三個人物之間的脈絡，才會更精采，否則有點獵奇，給我們很不好的訊息：這些人是恐怖的，接觸他，你也會生病，除此之外，沒有更深一層的人性改變。

廖玉蕙：她是離開很久以後，才因為自己的問題生病。

郭強生：既然文章開頭就聚焦三人關係，因此事，她觀察他的母親，觀察自己，觀察這個男生的過去，然而，三個人都站在定點，從頭到尾沒有動靜。

阿盛：說太多兩人情感，反而是我不樂見的。我剛剛為何強調她刻意不鋪陳故事——裡邊講這樣一個男人，藕斷絲連，生病了都還要怎麼樣，反過來想，情感的深度我們也就不必再探究。我不傾向作者應給予什麼，因為簡直無解，我們能怎麼解決躁鬱症？

石曉楓：確實，這三人關係的複雜度，才是更詭異的，為什麼章母不找新任女友而找「我」，「我」和章母如何從敵對成為盟友？她如何看待章母和章？我並不認為作者暗示和章在一起就得了

病，從作者的文字可以看出敘述者和章都是所謂文青，那種感受的細膩游走在危險邊緣。閱讀此篇，我很讚歎觀察之細微，把章寫得活靈活現。但是，學校裡尤其中文系有太多這樣的學生，殘忍一點說，作者寫章這個人，沒有感動我。再者，我很在意一點，她將詩人和狂人直接以「玫瑰和獸」做為意象，一分為二，顯得粗糙。另一我不能接受的是，末段突然寫若干年後她也得病，只有三行，前面鋪陳得這麼細，收尾顯得倉促。

阿盛：收尾我當做策略看待。

廖玉蕙：收尾滿好，就要這樣戛然而止，是無解的。這段關係為什麼她還會再回頭，其實很清楚地寫到會同行的時光浪漫如詩，她有愛心、不善拒絕。

陳淑瑤：此篇應是所有作品中讀來最傷心的。但就一篇散文來說，有頗多缺點，一個事件接一個事件，像是報紙雜誌的訪談，告訴別人自己受的傷害，最後突然間就幾年過去了。也許可以多描寫這個轉折；或許，沉澱一、兩年後再寫出來，會過濾出更好的文字和情感。

〈驅邪〉

郭強生：近年評審的散文呈現一種虛弱狀態，都在寫自己受傷、無奈、厭世，此篇正面迎擊人生的荒謬。當然觸及宗教總有點危險，一開始擔心它是否偏頗，讀完還滿放心的，生動寫出一家人所謂的驅邪儀式。藉著民間信仰、庶民心情，反而比只寫一個家庭的困頓，拉高格局。一般人寫到底層弱勢者，總有一種套式，但此篇用這樣的方式書寫，我忽然感覺這一家人信念之強大，很新穎。

廖玉蕙：我也喜歡這篇，逸趣橫生，有點黑色幽默，可我的顧慮是，從儲藏室裡一直變出一具又一具神像，讓我不安；來驅邪的基督徒，似乎一再突顯出非常有恆心，有愛心，很光明，神像好像是個迷信，另一邊打破神像，這會較具爭議。

郭強生：我本來也有這樣的顧慮，但讀完其實很平衡：信者恆信，一樣迷信。

陳淑瑤：和〈家裡的那個賊〉並看，都是全家人在風暴中隨之起舞。這個第一人稱寫作者「我」，旁觀者清當局者迷，哥哥是基督徒，父母拜拜、信神像，他有时坦白看好戲的心態，畢竟是小朋友，太誠實了，彷彿告訴你國王沒有穿衣服，看他們要鬧到什麼時候，因此描述時還夾雜一點台灣國語。結尾很好，家庭關係因為困境和信仰衝突，搖搖欲墜，可是最後，他知道該驅邪的不是神像或宗教信仰，而是我們自身的關係。這篇即是我再讀後覺得不錯的作品。

石曉楓：非常有臨場感，氛圍很詭異，尤其破除神像的過程，用各種聲音，再現感很強。作者很能身在其中又抽離其外，用一種旁觀的態度，〈家裡的那個賊〉敘事者也是如此。我特別注意到這篇的最後，那個無聲的、被忽略的父親，他看到媽媽把神像擺出來，就很乖順地去點香，後來才緩緩說其實早就知道會被裁員。所有人都在為他想辦法，但沒有人問過到底他的心聲是什麼，這點還滿厲害的。

〈花人〉

陳淑瑤：我滿好奇寫作者的年紀，她寫到一九八〇年在念大學，可能年紀不小。這篇我很驚訝只

有兩票，因為它讓我驚為天人。主題以一句話來說是「將美進行到底」，從花道開始延伸，每段都扣緊這個美，幫插花藝術做了很美的詮釋，跟季節揉合得深植人心，而且很多佳句。後來轉到政治事件，比喻成流血的花，轉折得很好，作者用包花材的報紙帶出此事，不令人覺得突然轉到沉重的話題。花藝老師形容日本國旗為「磅空」，這也很好。多年後她探望花藝老師那段，點到為止。是看了會讓我羨慕的一篇文章。

石曉楓：我也非常喜歡這篇。乍看不明所以，但再讀，就是我心中的第一名。作者寫花道老師教插花，黑色和服跑出內襯的一點紅，「是創作強調的『眼』」；這篇的「眼」即是她媽媽對她說，茶葉和插花會有一個「死過去」再「活過來」的過程。因此，她寫插花，林宅血案，乃至於後面媽媽失去意識，都有所勾連。她寫媽媽臥病三年不醒，「她已經成為另一個人；但又仍然是同一個人」，就把在與不在，連結林宅血案對於林家人、「我」、整個台灣人的影響。最後母親告別式的淡粉色花苞、嫩綠灰燼，象徵死亡背後的另一種新生，這又扣到前面花道老師開玩笑：「身體裡有一點花香，死後便不會下地獄。」作者是很有企圖心的，要帶出一個時代，把八〇年代迷離、疑惑、散亂的不安氛圍寫出來，藉由學插花的經歷與林宅血案，說出對人生、母親過世的體會，卻又並非控訴，而是寫出生命感和歷史感，點出更為隱微、深刻的東西。

郭強生：我沒有投的原因是，一開始像要寫自然的花，結果後來並沒有真正寫到花，而是插花，是人工的美學創造出來的東西。但插花和賞花，完全不是同一件事情。若是要寫插花，卻沒有點出真

正精髓，或跟人生的關係。作者把兩件事混在一起了。但人工和自然、文化和生命……有很多部分可以交融，結果卻避重就輕。另一方面，比起〈拉鐵門〉，這篇的寫法還更像小說。

石曉楓：作者企圖藉由插花去寫命運、時間的修剪。花道老師的每句話都有象徵意義，「重要的不是剪出想要的花形，是除去不需要的葉子和枝條」，之後接到林宅血案，暗示歷史想要剪掉它認為不需要的枝條。可是，前面提到花道要讓人感覺夏涼冬暖，也就是說，如果歷史強制剪去某些「不需要的枝葉」，其實花道的精神已經喪失了。從這裡去看人跟自然就通了：應該是春天時節，可是林義雄心裡是悲涼的。

廖玉蕙：寫到林義雄之前都還好，但接著就忽然間脫鉤了。

石曉楓：因為這件事在台灣社會，到現在也是無解。

廖玉蕙：可是總得跟要寫的文章有連結。

石曉楓：她不斷用野百合、天堂鳥，我認為都是有象徵性的。

郭強生：如果我來處理，至少要用一盆作品所代表的花道精神，來貫穿所謂歷史或人生。明明是花道，卻一盆花都沒有插出來。花道的剪裁，跟國民黨要把這個人除掉，兩件事怎麼會是同一盆花呢……

陳淑瑤：作者講的不只插花課，還有課後回家路上，一些植物、季節的光影，美本來就存在生活中不起眼的地方。她畢竟不是花藝老師，也未必是對方的得意門生，但老師傳達給她的是，欣賞日

常，就只是這樣。關於舊報紙，我很能感同身受，報紙頭版有時會有很殘忍的新聞，說真的，我會趕快把它處理掉，讓它待在屋子裡，會帶給我很大的恐慌。所以，也許在多年前，她真的曾因那張報紙震驚，而不是刻意兜上政治。

《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

郭強生：以騎摩托車上班講紙媒雜誌，這樣的設定，帶出一個社會新鮮人「還可以再堅持一件事」的樣貌，最後他被撞倒，路人告訴他可以躺著不必起來，這地方寫得非常好，沒有流於一般寫職場的灰頭土臉和厭世，讓人莞爾。這篇文章有溫度，口語自然，真實貼近這人的生活環境，結局處還能再提味。雖然篇名用「革命前夕」有點誇張。此外也會想到，我做為老師，教了這麼多文科年輕人，完全能想像他們出社會後可能的人生。

廖玉蕙：「革命前夕」指的是電子媒體的革命，突顯紙媒的節節敗退。藉著破車象徵，寫到紙媒的沒落與職場心酸，企圖用膠帶來補，可不管怎麼補還是漏洞。他多次提到位置，反諷很好。總之，讀到讓我有点悵悵。

石曉楓：同樣寫職場生活，《台北求生詩》比較高明。這篇文章有好幾處我沒辦法接受。比如，寫雨水滲透到他的「下該處」，以及，人心藏肚皮寫成「藏肚皮的人心」，可以這樣倒用嗎？「……這點我左右屁股都會同意到舒服起勁」，我沒有辦法忍受這語彙，還有「被玩笑叮嚀的重傷」，我看不懂。後面雖然寫得很棒，但前面太冗贅了。

《吃麵的兆頭》

阿盛：讀到這篇，才覺得活著還算有意思。我很喜歡看這類文章，只是寫吃麵的種種小事，卻帶出家族小歷史，令人在平淡中咀嚼出滋味，簡單中看到真性情，沒有華麗的文字，非常平實，但是內涵豐富。分節的方式是它的瑕疵，但瑕不掩瑜。

石曉楓：認同阿盛老師所說，分節不必要；不起眼的切仔麵，寫得這麼鄭重，包含一些家族記事，有種綿長的歷史感。讓我想到前幾年台北文學獎洪愛珠的〈老派少女購物路線〉，氣質相似，文字典雅有古風，雖然才三十幾歲，但寫得很老氣，有時又冒出一點年輕的俏皮來調劑。收尾輕巧點題，吃麵才是主體，可這兆頭又攸關婚姻大事，看來很輕，其實滿重的。整篇很值得咀嚼，有味道，有聲音，有底蘊，又有情感。

郭強生：文字我很喜歡，淡淡的味道，生活的情調節奏都出來了。但整個結構是很大的敗筆，不是很均衡。這是一個舊體裁可以新發揮的很好切入點，看似講風土人情，實則寫出現代女性試婚角度，這樣的連結，讓此篇文章更有趣了，但她似乎想到而做不到，流於傳統式的文章，很可惜。若拿掉兆頭或與男人吃麵的部分，變成一個單純吃麵的故事也很好，不會顯出力有未逮。

廖玉蕙：組織能力似乎不足，因此只好一段一段來串連。分開來看，每段都有有趣的地方。

三票作品

〈童仔仙〉

石曉楓：語調節奏都很平，文章要有張力，它沒有鬆緊。此外，題目和整篇內容沒有很緊密的連結。

廖玉蕙：題目的意思是，妹妹年紀大了，還是十歲智商，像個成仙的童子一樣。

陳淑瑤：這篇寫人生的苦難缺憾，真正靈魂的感知是什麼。作者做為特殊兒童的姊姊，因為經過很多年，她釋懷了，所以平淡，讀來滿感動的。她和妹妹還有家庭所承受的，甚至勝過〈玫瑰與獸〉。

石曉楓：若和〈玫瑰與獸〉相比，這篇敘事者姊姊和妹妹之間有相互映照，從妹妹身上看到人性和社會的醜惡面，問題是舉的例子都很淺，小孩子惡意的說話，沒辦法打動我。

郭強生：寫的是自己妹妹，卻像個醫生在觀察。很少談到姊妹間成長時的互動，以及，哪吒和兩姊妹有什麼關係？生下一個來搗蛋的童子嗎？哪吒在神話裡頭沒有這麼粗淺。再者，已經寫進神、魔、哪吒，可是語調非常都市，不太符合所描寫的人物的生存背景環境。家庭是什麼樣的階層，教育程度，生活氛圍，是這篇作品滿需要的，卻沒有呈現。

廖玉蕙：她其實有寫，就因為她媽媽是老師，還拜神拜佛，讓她困惑這是她所知道的老師嗎。

郭強生：與其硬把哪吒放進來，不如真的去描寫生活裡的氣息，如何一路慢慢地，很辛苦地走過來。

阿盛：這篇描寫妹妹的特殊疾病，優點是帶出許多對人生的思考，包括肉身、靈魂。描寫沉重的

情感跟內心的痛苦，頗爲節制，但是我同意郭強生所說，爲什麼把哪吒帶進來？和一般童仔仙形象不太合，哪吒天生就要造反、要鬧的，但這妹妹不是，她只是憨憨的。

廖玉蕙：作者寫哪吒，不是指來鬧的，哪吒天性就是如此。她要突顯的是，如哪吒被誤解成故意搗蛋的人，妹妹也不是來搗蛋的，只是很自然就是個長滿毛髮像猿猴一樣的女孩子，小朋友都排斥她。做父親的，就像哪吒的爸爸一樣，不能忍受他的小孩子。很動人的是，做媽媽的面對如此困境，求神拜佛，可爸爸置身事外。這種題材多從媽媽的觀點來寫，姊妹角度的較少。做爲姊姊，作者其實很企求能得到一般人的自由，可是沒有辦法，隱隱覺得爲什麼是我？因此，甚至有次幾乎惡意地不想救妹妹。整篇寫出家有罕病兒的掙扎煎熬，問天天不語，問醫生也無話可說。我相信她還可以寫得更深刻，但我讀了就是心酸。

郭強生：敘述者的語氣似乎仍停留在過去，覺得自己被剝奪了。其實可以有比較豐富的方式，來訴說這樣的切身經驗。

廖玉蕙：如果你是當事人，就會知道生活有多麼困頓。所以，才會有一刻覺得讓溪水帶走妹妹說不定是好事，還她應有的自由，這是非常正常的反應。

〈水火戰場〉

阿盛：這是一篇在餐廳工作的經驗紀錄，裡邊的各種生態，描寫得很生動，顯然有多年的經驗和觀察。最主要的優點是雜而不亂，雖是寫一間餐廳，卻也寫出了一個小社會裡邊的人性人情，各種常

軌、非常軌的呈現，在餐廳之外，常也可以看到很多小圈圈是如此。

陳淑瑤：把餐館廚房裡的風光和人情世故，描寫得生動有趣，特別是節奏感，有時跑菜好像赴湯蹈火，很急。我最喜歡的是中場休息時間的描述，各自找地方休息，又寫到冬天的天光像苦瓜，還有很淡的夕陽透過玻璃杯照在桌墊紙上等，都滿打動我的。文字不俗，每一段該停就停，收放自如，色彩也鮮明。

廖玉蕙：作者一定真的在餐廳待過，是親身經驗，不然不可能寫得那麼細且傳神，內容風風火火，讓讀者清楚得窺餐廳作業。用字遣詞非常準確，沒有贅詞贅句。從中看到一個團體裡細微的人情，跟內場外場互相拮抗的張力，是非常完整的有機體。我也特別注意到描繪冬日陽光的情境。

郭強生：一開始覺得有趣，將餐廳寫得栩栩如生，但語調從頭到尾是單調的，到後來變成很SOP的寫法，比如「這晚廚房當機似地當菜（中略）……這事常常演變成組織成員之間的對抗」。一開始很機械式地強調忙碌，不能一直依著這種語氣，寫整篇故事。

陳淑瑤：我同意口吻是我們最直覺喜不喜歡。〈吃麵的兆頭〉也是，明明是個三十出頭的年輕小姐，語氣好老成。每個人的敘述語氣，有時會讓評審有不好的感覺。

石曉楓：如果選五篇，我會選這篇。我反而認為這篇有一些非常親切的聲口，有一點文青味道，可又是在餐廳工作，所以作者會說「有關係就沒關係」、「我這一次並不是……」或「應該是這樣才對」。她就是一個學生，也許是文學系，跑去當餐廳服務生。很真切寫出每個人爲了求生，所做出的各種抵抗，不管內場外場體力智力，都在鬥。作者也許也想牽扯出較大的制度問題，呈現不合理的僱

傭關係，也應該有這個野心。每次讀這類文章，我都很怕後面弱掉，這篇前面滿緊湊，收尾忽然來一段寫別人離職、潑水玩，似乎硬要對應「水火戰場」，有點散掉了。

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一票作品除〈家裡的那個賊〉保留，餘皆未獲其他評審支持。評審針對兩票以上的作品，進行第二輪投票，圈選五篇，最高5分，最低1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

〈童仔仙〉11分

〈阿盛 4分、陳淑瑤 4分、廖玉蕙 3分〉

〈水火戰場〉11分

〈石曉楓 2分、阿盛 2分、陳淑瑤 3分、廖玉蕙 4分〉

〈驅邪〉10分

〈石曉楓 1分、阿盛 1分、陳淑瑤 2分、郭強生 5分、廖玉蕙 1分〉

〈花人〉10分

〈石曉楓 5分、陳淑瑤 5分〉

〈吃麵的兆頭〉10分

〈石曉楓 4分、阿盛 3分、陳淑瑤 1分、郭強生 2分〉

〈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9分

〈郭強生 4分、廖玉蕙 5分〉

〈玫瑰與獸〉 8分

〈阿盛 5分、郭強生 1分、廖玉蕙 2分〉

〈家裡的那個賊〉 6分

〈石曉楓 3分、郭強生 3分〉

〈家裡的那個賊〉確定淘汰。因分數相近，評審決議進行第三輪投票，最高7分，最低1分。結果為：

〈童仔仙〉 21分

〈石曉楓 2分、阿盛 5分、陳淑瑤 6分、郭強生 3分、廖玉蕙 5分〉

〈水火戰場〉 21分

〈石曉楓 4分、阿盛 4分、陳淑瑤 5分、郭強生 2分、廖玉蕙 6分〉

〈玫瑰與獸〉 21分

〈石曉楓 3分、阿盛 7分、陳淑瑤 2分、郭強生 5分、廖玉蕙 4分〉

〈驅邪〉 20分

〈石曉楓 5分、阿盛 1分、陳淑瑤 4分、郭強生 7分、廖玉蕙 3分〉

〈吃麵的兆頭〉 20分

〈石曉楓 6分、阿盛 6分、陳淑瑤 3分、郭強生 4分、廖玉蕙 1分〉

〈花人〉 19分

（石曉楓 7分、阿盛 2分、陳淑瑤 7分、郭強生 1分、廖玉蕙 2分）

〈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 18分

（石曉楓 1分、阿盛 3分、陳淑瑤 1分、郭強生 6分、廖玉蕙 7分）

由於各有堅持，基金會表示此屆增額為四名佳作。評審再就21分的三篇作品，進行第四輪投票，最高5分，次高3分，最低1分。結果如下：

〈童仔仙〉 17分

（石曉楓 1分、阿盛 3分、陳淑瑤 5分、郭強生 3分、廖玉蕙 5分）

〈玫瑰與獸〉 15分

（石曉楓 3分、阿盛 5分、陳淑瑤 1分、郭強生 5分、廖玉蕙 1分）

〈水火戰場〉 13分

（石曉楓 5分、阿盛 1分、陳淑瑤 3分、郭強生 1分、廖玉蕙 3分）

評審決議依得分高低，由〈童仔仙〉獲得首獎，二獎為〈玫瑰與獸〉，三獎為〈水火戰場〉。
〈驅邪〉、〈吃麵的兆頭〉、〈花人〉、〈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同列佳作。會議圓滿結束。

散文獎・小品文獎決審簡介



石曉楓

一九六九年生，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現任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副教授。曾獲梁實秋文學獎等。著有散文集《無窮花開——我的首爾歲月》等；編著《生命的浮影——跨世代散文書旅》等多部。

阿盛

一九五〇年生，本名楊敏盛，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職媒體，現主持「寫作私淑班」。曾獲南瀛文學傑出獎、五四文藝獎等。著有散文《海角相思雨》等二十餘冊、長篇小說兩冊、詩歌一冊；主編散文選集二十二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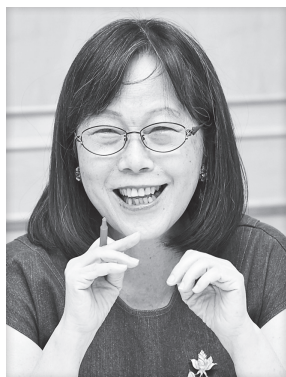
郭強生

一九六四年生，美國紐約大學戲劇博士。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創作系教授。曾獲時報文學獎、文建會優良舞台劇本獎等。著有長篇小說《斷代》等；短篇小說《夜行之子》等；散文《來不及美好》等多部，編有《99年小說選》，文學評論集多部。



陳淑瑤

一九六七年生，輔仁大學歷史系畢業。曾獲時報文學獎，台北國際書展大獎等。著有長篇小說《雲山》等；散文《潮本》等；短篇小說集《塗雲記》等多部。



廖玉蕙

一九五〇生，東吳大學中國文學博士。曾任台北教育大學教授。曾獲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中山文藝獎等。著有散文集《家人相互靠近的練習》等多部；論著《寫作其實並不難：凝眸光與暗，寫出虛與實》等多部。